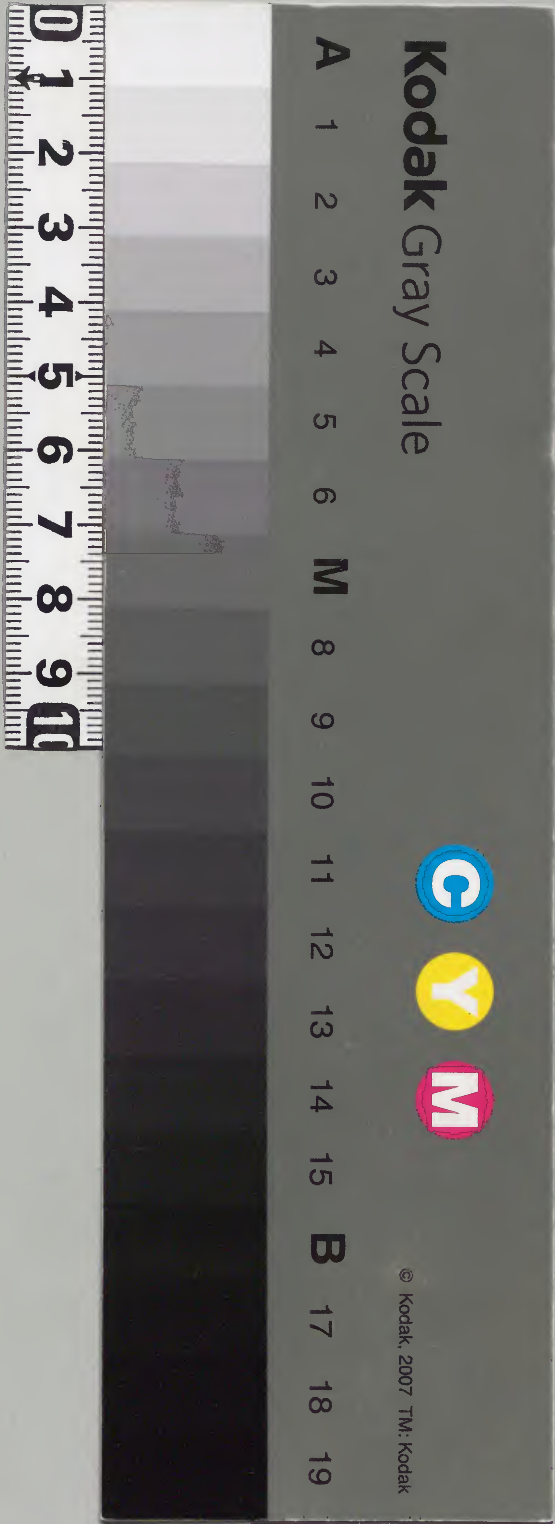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内閣文庫
 漢書
 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31
冊數	81 (75)
函號	294 1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

淺草文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東夷

高麗

高麗卽古朝鮮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遷
 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與遼相爲終始二百餘年遼太祖
 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劔聖宗統和中以東京畱守蕭
 恒德伐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國鴨
 淥江東地數百里賜之十三年遣使冊治爲王十四年
 王治表乞婚以蕭恒德女下嫁十五年治薨詔其姪誦
 權知國事十六年遣使冊誦爲王二十八年誦爲西京

續文獻通考

留守康肇所弑擅立誦從兄詢聖宗自將伐高麗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大軍渡鴨綠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等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以政事舍人馬保祐為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為副留守保祐等赴京守將卓思正殺我使者保祐等復還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遇敵于京西敗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開泰二年詢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詢奉表稱病詔復取六州之地為都統樞密四年以世良虛烈總兵伐高麗不克師還七年復伐高麗我軍不利八年遣郎君昌不呂等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詢遣使乞貢方

四、平京

物九年資忠還以詢降表進釋詢罪太平元年詢薨遣使來報嗣位即遣使冊王欽為王十五年欽薨遣使來告冊其子徽為王道宗四年王徽請賜鴨綠江地不許徽薨以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勳尋薨大安元年冊勳子運為國王十年運薨子昱遣使告哀王昱病命其子顥權知國事昱薨六年封顥為三韓國公乾統五年三韓國公顥薨子侯遣使來告即封侯為三韓國公贈其父顥為國王因遣使來謝

金始居黑水靺鞨本服屬于高麗後不相通穆宗時高麗有善醫者醫宗戚疾愈穆宗送之歸國醫者歸語高麗人以女直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年穀屢豐高麗王乃通

使于女直太祖既克遼黃龍府將攻保州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四年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六年楷薨子暉立十年王暉弟翼陽公皓廢暉自立十一年王皓以讓國奏告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暉吏部侍郎靖爲宣問使靖至高麗竟不得見暉乃以詔授皓轉取暉表附奏其言與前表相同靖還皓尋遣使請討十二年三月賜封冊章宗承安三年皓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暉是歲皓薨暉立王暉薨子諤立至寧元年八月王諤薨子瞰嗣

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竄入其國據之

十三年討滅六哥請輸貢賦於元太宗三年得其國降人洪福源因招其主王瞰瞰請和遂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叛入海島尋上表陳情朝貢不絕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凡四命將征之世祖中統元年瞰卒立子僊爲王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有六僊後改名植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後國人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沿植尋復位植卒子朮立朮尚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朮卒子源立尚寶塔實憐公主源卒子燾立卽公主所生也其山有名慈悲嶺者元嘗於此畫爲界初置征東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二司一勸課使五嶽中征東行省罷至治中復立令高麗國王爲左丞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四
相 至元十八年王賸言本國置站凡四十民畜凋耗
併爲二十路三十年沿海立水驛自耽羅至鴨淥江并
揚州海口凡三十所其所設道府有 潘陽等路高麗
軍民總管府 耽羅軍民總管府 征東招討司 慶
尚州道 全羅州道 各道勸農使 東界交州道
忠清州道 西海道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
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
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
制俸以秬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凡都神嵩北
岳海鴨淥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硃紙狼
尾筆果下馬長尾鷄貂狍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杭黍麻

榛松人參茯苓

皇明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顥上表賀 卽位遣符寶
郎僕斯 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并
賜王母妃相國諸部臣文幣五年王顥遣其禮部尚
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溫表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恃其
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畱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逋逃
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賜璽書言暹羅隸爾
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逋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
兵便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
諭意顥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上令
賀正旦使金湑及仁裕偕還 賜王藥餌又 諭中書

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客答里往諭朕意今
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
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
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
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
布十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
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咨諭之十六年遣使
張伯崔泊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十七年
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十八年國人立王禡爲王禡貢布
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禡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顯

謚恭愍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國初李仁人
劫囚禡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朝貢是年仁人
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二十四年
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朝明年正月詔位尚書下
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闍人二百二十五年成桂囚
瑤及奭於其私第自主國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
以其國都評議司奏至奏言恭愍王薨無嗣李仁人以
他人子禡主國事昏暴好殺謀侵遼東大將李成桂力
阻乃已禡自知負罪遜位於子昌國人弗順啓恭愍王
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
昏迷信讒其子奭亦癡騃縱酒色與禡黨玄禹實等謀

復禡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曲附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閻等今年七月國中臣民以安妃之命退瑤於私第擇子宗親無可立者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 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不可據信令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且徙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 詔更號朝鮮且遣使請印誥 上覽表恠且不遜詰使者使者言表鄭集撰 上盡却方物索集且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二十七年 令遼東絕朝鮮二十九年請印誥不許三十一年府部請發兵討朝鮮不許且老請子芳遠嗣且卒 謚康獻永樂

元年 賜金印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列女傳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書十七年芳遠老請子洵嗣芳遠卒謚恭定宣德初 賜洵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五年洵遣使獻海青鷹使還 賜王磁噐諭洵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自後 聖且元旦皆使朝貢王請封慶弔謝使來無常期 朝廷有大政頒 詔其國及王請嗣封皆遣使正統間 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景泰元年洵卒命子珣嗣珣卒 賜謚恭順命子弘晞襲叔琮以讓位請七年封琮琮卒晞嗣晞卒娶立正德元年娶卒謚康靖子愷立踰年而世子顥卒愷病風遜其弟普城君懌正

德二年封懌以國王體統行事十五年封子瞻爲世子
嘉靖二十四年崐立未踰年卒二十四年崐弟崐立三
十六年封長子顓清爲世子崐疏乞改 大明會典中
所載成桂篡逆事從之蓋成桂非仁人子乃仁人黨也
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其國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
本穢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下
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
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
統郡府州縣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
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倍多平安咸
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兵卒精強東西南瀕海北

隣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道郡
府州縣詳後

京畿道統楊根豐德水城三府漢城開城長湍三郡楊
州廣州潤州果州驪州谷州坡州七州交河三登土
山三縣

江源道統忤城通川松岳高城平海寧越旌善七郡襄
陽江陵三陟淮陽鐵原五府原州江州槐州溟州四
州平康安昌烈山麒麟酒泉丹城蹄麟蔚珍瑞和歙
谷十縣

黃海道統遂安延安平鄆三郡平山瑞興承天三府黃
州海州白州仁州愛州五州安岳三和龍岡愛州咸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四 七

已上五縣 俱屬黃州

從江西 牛峯文化長淵八縣

全羅道統靈巖古阜珍島三郡全州南原二府羅州濟

州光州昂州四州萬項茂長鎮安扶安全渠康津興

德黃成樂安昌平濟南會寧大江臨波古阜南陽富

順扶寧麻仁緒城海南神云移安二十三縣

慶尚道統蔚山咸陽熊川陝川永川梁山清道七郡金

海善山寧海密陽安東昌原六府泗州慶州尚州平

州蔚州五州清河東萊義城義興聞慶巨濟昌寧三

嘉安陰昌原山陰高靈守城一十二縣

忠清道統清風溫陽天安林川四郡忠州矜州與州清州

靖州禮州公州幸州洪州九州永春扶餘保寧報恩

石城連山燕岐七縣

咸境道統端川蜀莫寧遠三郡咸興鏡城永興惠州安

邊五府延州德州開州利城蘇州合州會寧燕州隋

州九縣

平安道統嘉山那山价川熙川云興宣州江界慈山龍

川九郡平壤成川見仁寧邊定遠江東合蘭昌城廣

利九府安州靈州定州青州鐵州平州撫州常州義

州宿州鋼州渭州朔州銀州買州昇州一十六州德

川孟山陽德中和秦川江東六縣

按本國金山地方去日本對馬島僅一日程相傳舊屬

日本為大海限隔棄于朝鮮先是日本以歲侵借朝鮮

谷萬斛朝鮮令人往索日本乃以釜山地為言朝鮮使者曰我鴨綠江北有朝鮮地因三道江阻絕久為大唐所有大唐指本朝汝能助我復此地則釜山亦可歸也日本人以為然朝鮮王肱及其臣方娛情詩酒了不介意萬曆辛卯日本關白平秀吉果遣將行長清正領兵至朝鮮未及至京而王肱遁走一國為墟遂遣人上表請援上命重臣提兵往救踰年相持不退兵部尚書石星輕聽徒流沈惟敬言加遊擊銜往諭日本罷兵惟敬陰許議和且許復寧波貢道事泄擒惟敬下獄與星偕擬重典愈益調兵增餉費至百萬彼此互有勝負敵眾盤據釜山蓋屋治田為久計戊戌七月平秀吉病卒彼國多事敵兵盡數撤歸我兵量畱付經畧使者統領鎮守噫朝鮮殘破固其自取而疲中國以捍外藩豈誠勢有不容已耶

耽羅

耽羅高羅與國也世祖既臣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要亦甚注意乃於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即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後改為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為軍民安撫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初隸元至元三十一年高麗王以為言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即古倭奴國其地在中國之正東偏北東西南北各

數千里西南皆至海東北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不慮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日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焉國曰已百支國曰尹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爲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野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倭王境界所

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風俗物產詳見貴與考中 宋雍熙後朝貢不絕 遼時亦來貢 元世祖之至元元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可通擇可使者屢持書招諭不至大德間黑忽殷趙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爲舟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丘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罕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至五龍山下全師盡殲二十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征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遂罷往日本人竟不至忻都軍旣還其國遣南人持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二十四
金來易錢亦聽之成宗卽祚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一山附商舶往使而已

皇明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聖主威德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顧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誅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也旣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爾

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上諭劉基曰東夷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畱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温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求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

番寺 十三年遣使 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
部移書責玉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佛
寺 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
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 十五年歸廷用又
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
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
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 十六年寇金鄉平
陽 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
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
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規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
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
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塚福建漳泉人為兵戍並
海衛所 二十六年寇金鄉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
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八月又勅都督楊文尋
又 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防倭
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
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
人治之縛置甌中蒸死 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
任 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付勘合百道
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
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 上喜

厚賜之尋 命僉都御史俞士吉 賜王印誥勅封爲
日本國王 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爲
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特令
各島人掠我海上 九年寇盤石 十五年寇松門金
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
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蓋都督劉榮總兵
守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之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
山島傳烽杳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塢賊數千人分
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塢入櫻桃匯榮合兵
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倭八百五十七召榮
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 二十年寇象山初

方國珍據温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通泰諸郡皆
在海上方張旣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艦海糾島倭入寇
以故 洪武中倭數掠海上 高皇旣遣使命將築城
增戍又 命南雍侯趙庸招番戶島人漁丁買豎蓋自
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
惡少皆得衣食於縣官 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連賊
壯者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
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遠夷金寶之饒夷人來
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
廣寧之捷禍未已也 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
不奉我約束 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百刀劍毋過

三十否不受 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 八年源道義卒 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蒲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 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村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

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

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合兵分番屯駐

海上寇盜稍息 七年來貢 十一年寇海寧乍浦

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為請於朝

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

可許 二十年遣周瑞等來貢 弘治八年壽蔓來貢

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

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

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効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

等來貢 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

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五十四
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
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
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
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
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
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
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
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
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
復設蓋東夷有馬而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

以進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
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
奸豪外交內詞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
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
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
泊近島遣人坐索久竟不肯償番人之食出沒海上爲
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
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是時及官府出兵輒齎
糧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人之番人大
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償我何以復倭
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

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奸細爲之鄉道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卽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焚劫莫敢誰何浙東大壞 二十五年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統清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

上書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統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卽訊甘心煅煉必欲殺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叅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羣賊踵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 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羣寇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温台寧紹杭嘉蘇

松楊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部兵往來海壩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柵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霽霽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戮污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忬大猷搗巢非計且指助

忬薦鏜起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皆破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忌經天寵遂奏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

蔽以敗為功以功為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
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
稅糧截留漕粟扣除帑帑請給醴課迫脇富民釋脫凶
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
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湖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
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為盜賊行者居者感受其害
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汪直浙
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温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
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 聖明大
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為侍
郎唐順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

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
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
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廕錦衣千戶不
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未幾宗憲亦被論逮獄
識者冤之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
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
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
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三人叅將十
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
徵徭溢於甲式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總督胡宗憲



用計款賊幸而渠魁授首兇焰頓衰 癸亥年漳泉賊徒勾引生倭入寇仙遊等處巡撫譚綸調義烏兵由水路擊破之賊遂斂息至 萬曆丙申寇朝鮮 本朝特設經畧重臣及道府多官往援費至百萬至戊戌歲倭衆引還詳見朝鮮下 本國所部各道州郡開後

畿內 領山城太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 共五十三郡

畿外設七道 東海道 領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摩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十四州 共一百十六郡

西海道 領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太

北陸道 領若佐越前越中越後加賀能登佐渡七州 共三十郡

東山道 領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 共一百一十二郡

山陽道 領攝摩美

山陰道 領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

海曲島三 伊岐 對馬

貢道寧波定海關收船設

市加提舉司官二

貢期十年一次永樂二年欽定

貢例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遠例以寇論

按倭國在海東南其地分五畿七道最爲雄長居和馬臺王自桓泰伯後歷漢以來皆朝貢唐咸亨年間惡倭名更號爲日本其人嗜酒信巫輕生好殺性貪譎以劫掠爲生兵刃極犀利裸身赴鬪慣舞雙刀輕儇跳躍能以寡勝衆至劫營設伏華人輒墮其術其俗飲食常用

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束之人佩
篋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髷長曳地
男女治容者黑其齒會時蹲坐爲禮道遇尊長脫鞋履
而過人喜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
也富貴家用茶末僧徒習佛經者知漢字男女服染青
質白紋男衣過膝而止其城池附在山城蓋築四座名
聚快樂院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大石高聳
三四重河闊二十餘丈內蓋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
隔睡房百餘間嘗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其國
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
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國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

強弱更替不常有官名關白者卽丞相職代相更替專
國政兵馬國中平原橘膝四姓爲日本巨族互相竊據
爲國王天王子娶於其族國王子娶諸大臣家刑無筭
杖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爲之長于步戰怯于
水陣精于刀法鳥銃而疎鎗大舟每駕櫓三十六枝
次三十枝又次二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閩船者民
有犯罪者不論輕重犯賊者不論多寡卽時殺之平秀
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壬辰入寇高麗將天王二
十九年改爲文祿元年吉自爲大閣王以關白與養子
孫七郎秀吉自稱大閣猶言國王也每年元旦率大臣
一謁天王他時並不相接時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

要路驕奢淫虐道路劓目原賴朝竄伊豆州起兵據關
東乘勝逐平氏平氏仍據築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
連年相攻殺賴朝之孫爲原家康亦歸服于平秀吉秀
吉乃平氏家奴初以販魚醉卧樹下適舊關白信長出
獵欲殺之復以吉舌辯留之養馬改名森吉因助信長
計奪二十餘州信長加獎田地鎮守大將有叅謀阿奇
支者得罪信長吉統兵掩殺之乘勝遂占關白今信長
第三子尚在吉部下後關白計取六十六州分爲二關
東號曰相板關西號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隻二月
悉至千丈溪點齊選兵自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善機
詐者雖年七十亦用之其所奪六十六州必質其子弟

各州實非心服乃威計所迫耳釜山至對馬島卽今平
秀吉擁大兵駐劄處此地昔爲荒蕪萬曆二十一年
七月秀吉始開闢城郭宮殿疆里其土人煙輳集風
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可至天津衛七八日可至
登萊但登萊等處海中多礁石不便行舟耳倭之始通
中國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卒自温州
寧波以入東北風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百日程而西南
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百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
浙甚邇盡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
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
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

七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彭明島分舶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艚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猗洋入金塘蛟門則犯象山奉化由東西而入湖頭則犯昌國入石浦關則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下陳錢分艚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

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觜犯瓜儀常鎮等若在 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把

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竺後博多日向攝摩津
州伊紀等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皆因商
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
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
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
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惟豐後強
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
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國初懲倭之詐
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
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
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

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
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
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
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
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
回衛休息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
舉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
戶鎮撫總以闕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
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
用遂別募以克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
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容兵驕暴鮮克宣勞

故中外爭言鄉兵似矣然狗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是荷鋤秉耜穡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縣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畱舊募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此目前備禦之長策也 萬曆二十一年平秀吉遣將平行長及清正等率衆入寇朝鮮直抵王京朝鮮王遁走遣官告急于 朝遂命經畧使往援王京壁蹄二戰互有勝負其衆退據釜山蓋屋耕田爲久駐計幸平秀吉于戊戌七月病故賊衆撤回然中國調兵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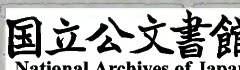
漕費至百萬而朝鮮亦殘破非故物矣是年九月二十七日浙江道御史楊紹程等奏頃者東征師久無功經畧宋應昌乃申明講貢始末微功塞責該兵部覆議寢其通貢止以封號一節待闕白具表至日轉奏臣等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四夷賓服則有封有貢然皆畏威懷德願爲外藩而非輕許之者也倭奴素稱狡詐考之太祖時屢却其貢慮至深遠永樂間雖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慘豈非封貢之爲厲階耶昨歲倭陷朝鮮 皇上睠然東顧命將出師特遣應昌經畧其事蓋欲其聲罪致討非令其議封貢已也卽今曠日持久不聞有斬馘

之功而始終倡爲貢議僥倖目前以圖了事 皇上不
允其請蓋明見萬里深欲杜釁防微之意不謂當事者
忽易而爲請封之說夫倭奴鴛鴦其不以空名受我約
束一恒人能辨之如已加封稱爲屬國無論他日外藩
諸國假朝鮮之例爲請何辭以拒卽旦夕故爲恭謹奉
表請封之後遣使稱謝恐終不能閉關絕之而 中國
之釁滋啓矣故絕其封乃所以絕其貢縱使戎心未厭
禍可言也 國家北有達虜邊患時時有之然所恃無
虞者以不忘戰備之故自款市後何嘗不曰封曰貢言
之可聽而在戎之神氣日益不振識者恨不及起首事
之人以誤國之罪罪之今應昌襲款虜故智徒欲以封

貢微功還 朝受賞臣等恐無功之賞受之赧顏而誤
國之罪抑將何以自解耶然臣等又有說焉 朝廷封
拜必正名定分而後錫之典刑今日之于倭不識所封
者何人將求倭王之遺裔而封之歟抑于關白而封之
也關白者弑其主篡其國正所謂亂臣賊子天討之所
必加者彼國之人未嘗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
于威而未敢動耳我 中國之禮儀典章統禦百蠻而
顧令此篡逆之輩叨 天朝之名號非所以尊 中國
而風外夷也臣以事係安危不容默默爲此披瀝上請
伏乞 皇上深惟遠圖博采公論將許封一節從長計
議俯從停寢仍 勅令朝鮮自爲固守我兵撤還境上

以俟進止其宋應昌等候還 朝之日另議功罪庶足
 杜邊患而服人心臣等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十月
 南京陝西道御史蕭如松奏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趙
 燿塘報倭賊自四月十七日陸續起身盡過漢江倭將
 行長仍羈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兩日方纔放回倭警
 妥平顧倭之罷兵也曾有乞貢之議與邊將來約一時
 臺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狀已經部覆奉有
 明旨真與 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同符無容再
 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畧便宜行事或以許貢促其
 退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不以通貢為請乎
 臣聞日本僻在海島兇狡異常先年假貢狂逞已有明

駭獨賴 廟謨宏遠嚴絕貢爨以貽天下之安今關白以
 亡命之徒萌啓疆之念吞併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
 中原者情形已畢露矣况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
 而在我也未能制其死命乎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蹄
 之戰猶足相當乃一旦有乞貢罷兵之約豈真悔禍朝
 鮮而盡還其竊據之土宇人民乎亦豈真歸命 天朝
 而畏威慕義之恐後乎彼其統數十萬之衆越數千里
 之遠忽焉犯朝鮮則據王京奪平壤八道盡受荼毒其
 來何無禁也忽焉過漢江則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以
 自衛其去何無梗也其乞貢訂約之言一則曰來遲即
 便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關白提兵再至其言



何無忌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晏然已哉彼情固將
 以朝鮮自我奪之自我棄之棄之可復奪也任意而縱
 橫乘機而竊發若探囊而啓篋無難也其欲犯 中國
 而阻於進攻之路迫於芻餉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
 我師而徐以肆其復逞之計乎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
 察其狡而輕許之非惟頒之約束彼必不守定之期限
 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為名而要厚賞索厚幣無以
 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狂逞為快而掠居民擾傳舍
 難以止其劫奪之謀甚至來往 中國漫無禁忌覘我
 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強
 弱窺我糧餉之盈縮誘奸豪潛為嚮導內通邪黨險偽

之徒他日必有蹈往轍而謀不軌者奈何移朝鮮之患
 為東顧之憂樂款貢之名開疆場之釁哉如其乘虛而
 復為朝鮮之犯瘡痍困憊將無噍類則量畱兵將以固
 我藩籬者不可少也如乘不測而為內地之犯乎登萊
 保薊關係匪輕則嚴加保障以固我 畿輔者不可踈
 也抑或分兵揚帆四散而為搶掠之計乎則浙直閩廣
 之間倭艦在在可通防守宜慎則戒玩寇以傲踈虞者
 不可緩也蓋自有倭報以來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
 皇上畱念增官選將餉益兵添所以戒嚴者罔不周悉
 試申飭之未有不為 朝廷效死者苟徒以倭之乞貢
 為憑而不申嚴禦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獨不觀款虜之事乎我以厚利悅虜之心虜以和好急我之志及虜渝盟卒致邊事大壞極敝不可收拾者則以徒恃貢而不脩武備之故也二十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陳世恩奏倭奴之爲我國家患非一日矣變詐叵測叛服靡常以故絕之弗許通焉誠慎之矣邇者思逞侵犯朝鮮聲言內犯我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大臣經畧率師討之侍郎宋應昌受命而往正宜滅異類固藩籬以歸報皇上可也夫何平壤初捷雖差強人意及碧蹄一戰遂至我兵大半損傷銳氣盡消拙計頓起一則曰議貢一則曰議封及廷議弗是也乃假愚倭之計以自解然求貢乞封之文絕音于倭奴而盤踞搶擄之衆接跡于朝鮮是應昌以封貢愚倭者終則反以自愚今且以總督顧養謙往代矣但此一事也在經畧征旆已還凱歌無聞倘議處之不當何以服人心而勵其後在總督銳氣正盛軍令方新倘申飭之未嚴何以一衆志而作其始所以振前事之敝者在今日所以新後事之端者亦在今日是誠不可不亟議也夫自應昌出師之始以及今交代之日歷一載餘其時不爲不久矣調發軍士其戰不爲無兵矣轉輸多方未聞乏匱不爲無食矣初則罷一御史而不阻其往繼則聽其敗衄而不繩以法終則川兵殺傷數多不卽奏聞而不責其隱其任之者不爲不專矣顧在朝廷無中

制掣肘之慮在應昌有畏懼欺罔之辜在 朝廷直諫
 書盈篋而不問在應昌徒蔓言枝語以塞責是 皇上
 之任應昌者何其厚且深而應昌之自待者何其踈且
 淺也若不及時屏斥彼將計日還 朝偃然無忌以受
 賞矣况倭奴未滅終事難卜復姑息因循不亟處分抑
 何以爲任事不效者之戒哉誠宜勒令回籍仍將傷過
 兵馬數目行令各鎮查勘的實如倭患潰決有日仍行
 論罪則此經畧大臣當議處分者也至于總督顧養謙
 才望素著受代伊始以總督而兼經畧調兵轉餉其於
 勢爲甚便昔曾巡撫遼東蒞事頗久其于地利人情習
 之又爲甚熟懲憤轅而易轍信可以肩茲鉅任矣第狗
 封貢之故套者可以苟且塞責如不毅然奮發而復且
 承訛襲舛徒以支吾目前則其于自便之計得矣 國
 家之事其何賴焉臣願 皇上亟行勅諭當此春汛方
 伊之始力爲攻戰備禦之圖持安攘之正計斥封貢之
 邪說倭或來也務嚴拒于境上使一卒不入其內地卽
 或倭入也務盡殲于境內使一卒不返于本國此則總
 督大臣所當議申飭者也如其不然經畧曰封總督亦
 曰封經畧曰貢總督亦曰貢是經畧既悞之于初總督
 將悞于再年復一年人復一人臣恐被堅執銳者皆
 朝廷之蒼赤豈容長困於海濱饋糧運餉者皆黔黎之
 膏脂豈容久洩于閭尾且封貢之說一倡將吏忽守禦

之防豪傑藜嚮用之志一旦決裂不可收拾貽害無窮誠難逆觀天下事將誰任其責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正今日東事之謂也微臣一得之見如此 三月兵部尚書石星奏擬科臣王德完田大益臺臣黃紀賢許聞造等寺臣萬自約禮臣洪啓睿各疏總之爲封貢不可爲 國家計遠以忠于 陛下耳顧貢雖不許猶于封事未能釋然無疑卽剖臣心不能自白臣伏思之封虛號也許封虛事也勒之進退而後封則朝鮮因以保全士馬因以休息實利也諸臣豈固不欲成此以釋主憂哉本以事體重大加之傳說參差故有疑倭海外蓄叵測之情而釜山無必退之勢者有疑表文之真

難辨而使人之口吻難憑者有疑催促可異和情可駭而封後弛備之可慮者以此議論紛紛誠何足惟臣則以爲料敵宜審當機貴斷貢而嚴絕則窺竊無由禁約嚴明則勾引可杜在彼有不測之情在此無可乘之隙制人之術端不外此故令小西飛至京羈留詳審以待督撫奏報倭退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員前去勘實若倭盡退而一無所別求則用臣等封議斷然與之以示信不退而別有要求則用諸臣罷議斷然罷之以示威倘一面待封一面入犯卽斬小西飛之頭傳示以見必剿如是許之有據絕之有名操縱在我不爲所制而表文之真僞使人之口情卽此可斷亦何損于 天朝

之舉動哉若不決於倭之退與不退必欲與令拒絕以快時論而失事機非臣之所敢知也何也信倭太深固足以養寇而貽憂待倭太急尤足以速寇而致亂故臣以爲是舉也固朝鮮旦夕存亡之秋亦我內地且夕安危之會諸臣不可不虛心而熟計之也至若催促表文二字臣見諸臣題叅亦頗懷疑及查經畧宋應昌原報到倭酋行長移書大畧表文直待沈惟敬入營而問其言取信而後遣出故應昌使惟敬入而促之督臣今報特不說其實耳其和親之說尤爲關係無則不過傳訛之誤有則豈曰辱國之誅先該經畧侍郎宋應昌審問小西飛云是和好親密之意臣亦未能坦然無疑隨

報有沈惟敬責問行長回答辯答之書其意與酋合而所以促表文之說亦具在其中臣之所據不過如此以臣之愚莫若并將劉綎兵撤回遼左一以復江上之備禦一以省朝鮮之騷擾諭令朝鮮恪遵勅旨于大兵處所列兵旣險待釜山倭退盡而據守亟圖自固其寬奠一帶改設副總兵一員增壯丁若干厚加月餉戶部辦給不得推諉專以彈壓搜剿無論倭之退與不退封之成與不成常川守禦仍行令山東浙江直隸閩廣等處沿海地方添設外有應加設備不拘水陸器具險隘等項上緊脩設訓練常如大敵在前倭奴入否不得視封事之成否爲緩急但有守備不設者請如法以後

仍責各巡按御史凡巡歷沿海地方綜核司道殿最將領悉以此爲要務無備則不時處備有備則年終奏報到科以憑查考此主兵也其薊保宣大山西等鎮俱各預備客兵三萬以備倉卒應援總之以封爲虛事以完目前以防爲實際以圖遠慮庶幾有備無患可保萬全臣星之所自誓擔當之死靡移者此耳語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惟 皇上斷在不疑臣必不敢誤國恭候命下遵照施行奉 旨國家大事言者自言斷者自斷要在從長計處原不相妨卿受朕委托但軍國重務旣實見得是一一主張 朕自當虛心聽從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難諉今後但有爭論奏疏宜兩存勿辯以

觀日後效驗何如不必一一題覆海防設備無論係情順逆自宜着實脩舉還說與顧養謙撤兵大計斷之宜早仍令朝鮮急自脩備 朝廷之待屬國恩威止此從來未有自費兵餉而代外國戍守者本內請遣官查勘科道已有 旨了其餘備禦等項俱依擬行 五月福建巡按劉芳譽奏臣奉 命巡按福建遵限千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入境受事至本年三月初三日據偵探倭情商人許豫回報一探得關白姓平名秀吉今稱大閣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秀吉平日奸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麗被 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及病回死者亦

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各處新造船千餘隻大者長九丈闊三丈中者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根大者八十根豫訪諸倭皆云候遊擊將軍和親不成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關東關名相板關西關名赤門關各稱有船數千隻限三月內駕至大溪點齊莫知向何處又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有奸巧機謀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番每年至長岐買賣禁鉛白絲扣綿紅木金玉等物進見關白透探大明虛實消息仍嚴帶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一關白奸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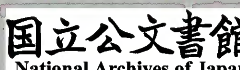
六十六州所奪之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侵高麗實置之于死地各國暫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元龍與豫對答語氣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豫于寫答之間亦微有囑誘之機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擄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諳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恩籌策令其回歸等情到職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列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間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始以販魚醉卧樹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關白城位出入畋獵遇吉冲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言善登高樹

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改名森吉于是助信長計
 奪二十餘州信長恐吉造反加獎田地鎮守文界有叅
 謀阿奇支得罪信長刺殺信長吉統兵乘勝捲殺叅謀
 占關白之位信長第三子御分見在吉部下一征高麗
 兵有三師名石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
 兵令各州自備糧船乾米絡繹接應家家哀慮處處舍
 寃一豐獲州首野何踏統兵在朝鮮聞 大明助兵喪
 膽逃回吉探知剿殺一家立換總督一兵入朝鮮內浦
 港抽選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尚國有大船裝載倭
 三百近回者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船隻
 價泊之地今從此發有徃呂宋船回集交趾船三隻京

浦船一隻暹羅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與販出沙
 咽喉也一器械不過礮硝鳥銃為害硃黃日本產礮
 硝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乃 大明所出有廣東香
 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其礮鎗弓箭
 腰刀鳥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城池附在山城州蓋
 築四座名聚樂快淀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
 大石高聳三四重池河深闊二十餘丈內蓋大厦樓閣
 有九層高危瓦板黃金粧下隔睡房百餘間將民間美
 麗子女拘留淫戀又嘗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
 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即時殺戮壬辰年吉有一孩兒
 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癸巳十一月吉在名獲屋回聞

家中女婢通奸將男女四人生燒于大界野中究殺知情婢僕七十餘口凡盜竊不論賊私多寡登時殺之以是六州水陸平寧任其通行貿易一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君懦弱無為壬辰征高麗將 天政二十年改為文祿元年自號為大閣王將關白職位付與義男孫七郎七郎字元吉年幾三十知勇不聞一擄掠朝鮮人民多良家子弟風殮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二十餘人被掠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拜為征 大明軍師謹等萬死不願等情據此會同福建巡撫許孚遠看得平秀吉此酋起于厮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倭國奪國柄詐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

奸雄之智與兵朝鮮席捲數道非我 皇上赫焉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于盡為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遣酋率眾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吉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為秀吉之為而思攘奪之者甚眾陰謀代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辛侃逼令州官殺其弟又不得已為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之妻妾民間女子克塞卧内淫戀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父子兄



弟不能相見有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利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舉大眾之舉今則征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堪每日嗜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卧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計日而待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賊且將置山城君子何地崇奸怙亂乖紀滅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俺答之孫那吉來投于吾吾執以爲質而彼單詞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此之議通貢而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遇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興師聲言內犯陷吾屬國東征之師相持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暫退金山尚未離朝鮮境土而誤用細人之謀聽其講封講貢若曰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則進要也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昫奏稱倭賊方于沿海釜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糧置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吾州六萬餘人尚可謂退兵乞和耶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勅文武將吏及詔勅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賊而封其

賣文獻通考

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雄喪胆豪傑
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籌以爲
今日之計莫妙于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于征剿頃者
倭酋倡亂惟平秀吉一人諸酋長皆面降而心異中間
未必無可以義感者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兄弟
股肱心膂之人倘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立談之頃神
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已
故曰莫妙于用間至于備禦之策頻年屢奉 明旨申
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渡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
疾趨設有踈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 宸極此不可

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合式增募二三萬人遣大
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于
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吾境或犄角相與戮力殲之
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于備禦然用
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于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胆
于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我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發內帑百萬助諸省打
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餘人乘其空虛出
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搗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
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
其爲賊敵乃可服也故曰莫重于征剿或者謂其興師

遠涉爲費不貲當國計拙乏時竊計之山東浙直閩廣
備兵餉歲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十萬兩又積
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倭所費不過一歲之
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
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
矣臣又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于五龍
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元世祖雖雄其實虜人
不諳海上形便當下時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不識
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真顛倒沉溺雖百萬何用今在
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而往
之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與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

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至于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夷
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 勅兩廣總督軍門設法
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人不論歲月
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 詔命跟付差去使客船隻
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四海人心咸爲一快
六月十二日禮科右給事中張輔之奏今之憂西事
者十九而憂倭患者十三憂東南之倭患者十九而憂
東北之倭患者十三得無以賊虜難滅而倭夷易與耶
又得無以東北近而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兇狡數倍賊
虜揚帆大海瞬息萬里則東南固易達矣自遼陽以至
天津濱海諸處一時戒嚴而倪尚忠尹秉衡且相繼移

鎮募兵矣亦庶幾有備無患矣唯是登萊二府與遼陽相望據報倭船四百號可計十萬隻其或朝鮮府庫之財物不足以飽其欲彼必不肯安心于扁舟海島之間而肆其毒非犯遼陽則登萊耳第遼陽頗稱有備而登萊瀕海瘠薄擄掠鮮獲其勢必風便直趨淮揚矣乃淮揚沿海一帶一則起自東南瞭角嘴抵姚家灣綿延四百餘里其中通州狼山楊樹港裡河鎮榆東榆西等場掘港新闢港劉沙庄金沙場等處皆爲有害原有額設官兵而其最要者有三一新場爲其迫近揚州出入至易也一北海所從以通閘港且其中多鹽艘聚泊未必無奸人隱伏爲賊鄉導也一廟灣其爲鎮巨而通大海

港口也若於此三處各設裨將一人守之而陸路更遣一將提兵往來策應則東可以控狼山海門西可以捍蔽揚州畱都重地不可安枕而卧乎夫淮揚之海防旣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蘇松而常鎮次之今按蘇松沿海多港口若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河常熟之福山港口凡賊船可入者原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又賊所必經之處似宜特設參將以統水兵又於其中添設水兵把總二員專住仰箔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江洋而警報港口也至於松江則有海塘而無港口若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往賊可窟穴者原設陸兵把總以守之而金

山介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衝要業已設副總兵以統陸兵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住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金山而西援乍浦也水陸具舉內外互持蘇松無事而常鎮不可晏然耶夫蘇松四郡之海防旣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于浙矣浙之海防地方惟台温寧紹四府其間如紹興之三江海門寧波之海外大英湖頭渡台州之青江海門楚門温州之飛雲橫陽館皆寇所出入之門而沿海之衛所如昌國如觀海如松門鱗次碁列計其兵刃足以可支無庸添設蓋海邊之人勇敢樂戰固其性然目今三屯南兵多出四府而温台爲尤多且省城羅木一營之兵無不

可以一當十緩急足恃第在各將領加意撫綏耳唯是舟山一帶寬腹饒衍當全浙之衝不崇朝直底定海倭所必經之地使其據之便可爲蘇松閩浙之巢穴備禦單弱何以應之大約連舊額三千足矣然後遣一叅將等官專屯于此以控陳錢馬蹟之險南以爲松門海門二衛之聲援而觀海昌國二衛又陳兵互爲犄角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處且日本國正與寧紹相對鬱鬱失志人咸歸心乘情擊之不勝矣又安能舍此而爲閩廣之害也哉凡此數者皆東海兵防而募兵積餉尤爲喫緊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若備戰具則火箭以焚海舟輕車以阻衝突狼筈以禦長刀綿甲以當鳥銃事制曲

防昔固有之者而皆為已試之規法曰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此預道勝也否則嘉靖癸丑之禍可鑒矣
 十二月南京兵科署科事刑科給事徐桓奏太僕少
 卿張文熙以調四省兵往日本搗巢為請臣見其策甚
 奇而難行不得不為糾正臣讀籌海圖編云備倭之術
 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巨海
 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一作天即昏黑舟遇沙灘率皆覆
 沒雖以元世祖之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孛木兒
 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為魚鱉史
 書生還者纔三人此其明鑑也即我 成祖時已卯浙
 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

萬計夫大衢切近碭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遂其情歸
 且不可乘危倖功况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
 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
 東歸杜其內犯此正法所謂批元擣虛固為良策而其
 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為四利臣則以為五難兵曰搗
 巢蓋攻其所必救如孫臏直走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
 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
 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救也縱顧其巢穴何能牽
 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
 兵二萬則兵餉百萬矣今住平壤者各四十萬則其精
 銳尚多也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搏猛虎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爾縱能遠涉未必勝而况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
難二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
而南直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
餉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因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虞
乎此其難三頃以通州兵餉道竭人且嗷嗷生怨讟矣
况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爲必死之役誰肯舍生
以勇往者勢必驟動則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先作此
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踰萬
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者何資况
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之衆寡不敵勝負易分
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既冒海波之險

且未必獲利况風濤不測而欲冒險邀功不爲胡元棄
師之績卽蹈大衢覆卒之轍矣文熙爲此奏其未深長
思乎臣愚謂莫若先聲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
以挫其鋒伏竒以躡其後何爲先聲今西賊殄滅 神
武奮揚以捷宣布四夷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
諭倭將彼必警服求貢然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
常期如期則可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
威而脩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曾
以大言起倭敬畏况假以 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
之一策也何爲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募
生員蔣州爲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

十六州本非心服而豐後占其妻卒西海山陽數國皆
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州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購之
得一二謀畧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絕
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擊臣知倭性最懼急
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苦吾乘其敝而擊之則易爲
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卽令奮擊金線島息倭患
二百年今宜 勅經畧整頓舟師於鴨綠江以善瞭者
望倭船未抵岸攻之或絕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
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爲伏奇臣聞倭善用
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
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蓋臣以前鋒迎敵
佯敗而走敵過伏起三面夾擊卽有王江涇之捷今宜
勅經畧相遼形勢於金復蓋又墩堡中有埋伏處伏
奇倂誘伏起來擊寇衆必亂此出其不意之一策也如
蒙 勅下該部查議鳩巢五難是否難行臣陳四策果
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止可行者亟爲採用如此則妖
氛日靖海波日澄蠢爾倭奴將草薶而禽獮之不難矣
萬全勝算似無過此

監察御史周孔教疏爲東封事壞庸臣誤 國伏望
皇上亟定廟謨并賜議處以安社稷事臣聞古之良將
觀鳥而知齊師之已遁聚米而料隗囂之可圖決機兩
壘之間在見事萬里之外今正使已竊逃矣隨行已被

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倭變情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筭乃石星執迷不悟奉楊方亨片紙爲著龜蚩蚩望倭奴之不變僥倖封事之萬一噫愚亦甚矣况臣細玩楊方亨之揭詞猶然騎墻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撫按之章奏全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謂之變哉試觀今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可言乎計不旋踵義難再辱况倭奴千變萬態日引月延宮室久已落成禮儀豈難習熟煌煌金印賈用不售予予干旌節啟旄落關白之機關盡露沈惟敬欲彌縫不能奈何尚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噫愚亦甚矣

陛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詩曰貼肉暗藏蘇武節

拍頭忙著祖生鞭又曰還國好縫皮眼且羞將面孔向人前蓋爲李宗城而作也李宗城宵遁辱命爲外國媼笑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天威一懾中外增氣第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漢以重輕奈何當時兒戲視之而以一豎子辱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爲中國有人乎方小西飛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國鄭重公則宴賞私則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濶視旁若無人竟不陛下謝又爲陳三日之市飽其欲而去乃我堂堂天使啣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歷歲月楚囚南冠蕭然無聊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鏢橫艸么麼小醜敢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指冠恨不滅此

醜而朝食昔陳湯忿郅支殺漢使者義勇奮發卒斬郅
 支首雪邊吏之宿耻威鎮百蠻今以 天朝全盛之力
 何其畏倭如虎強之以必不受之封而貽 國家必難
 報之耻乎臣竊料今日倭情不封固變即封亦變故皇
 皇議封者拙也急急議戰者危也惟有議守為今日第
 一喫緊勝筭何也臣聞議封之始業已許之市矣夫封
 空名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在空名明甚吾靳其
 所欲而與之所不欲是啖嬰兒以石棗啼必不止也拙
 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
 一旦之命又非計也兵凶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
 蜂蟻猶聚假息旬時屯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

濟幾何平壤之役遼民之死於轉輸者十家而九至今
 哭聲未絕即有粟如山必不能神輸鬼運到飢士之口
 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鬪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
 之所謂危也故今日惟有守朝鮮為上策朝鮮吾之藩
 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 神京震或謂朝鮮
 當弃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朝鮮必不可弃况朝鮮
 雖殘破尚餘精兵五萬及今就近亟選慣戰廉勇驍將
 精簡銳士電赴朝鮮合朝鮮之卒因朝鮮之糧胡越同
 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之守庶幾
 門庭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簡兵當以半月為期
 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與倭也敗者也惟是朝鮮弱不

能扶我兵急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未不舉鴻毛便當譬猶石田弃若雞肋扼喉鴨綠之江負嵎虎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奧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憂者倘或長颯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艸之堅成彼破竹之勢虎狼入室所傷必多况兵連禍結役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遠四合響應根本動搖關係不細故守遼陽爲下策謂之無策可也雖然臣猶有說焉封事敗壞星固罪不容赦而罪之首者輔臣趙志臯也東事之始志臯不惟宗社大計曲昵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幾敗乃公事先是臺臣郭實上疏力爭不

言良志臯乃志臯切齒恨之至今聚逐而去

刑部侍郎朱鴻謨自南都移書責之詞嚴義正志臯怫然不悅力排公議從臾石星爲此禍階實爲戎首是志臯誤國之罪不在石星下臣聞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能愛無用之臣若志臯石星者所謂無用之臣也陛下又何愛此等無用之臣以誤國事即皇上不忍加罪合無勒令二臣致仕別選道德弘備邊情諳練者以代之社稷幸甚又一本疏爲倭情緊急懇乞聖明大奮乾剛亟賜謙處欺悞之臣以弭禍亂事臣于二月初五日接得寬甸總兵馬棟塘報內稱倭酋清正於正月十四日統駕騎船二百餘隻已泊

朝鮮駐劄機張地方昨夜漏下二鼓又聞得孟良相塘報倭賊已奪梁山一道逐其太守臣為之通夕不寐不勝私憂夫騎船者騎兵也騎兵二百步船可知清正一將所統如此則四將所統可知且取朝鮮安用騎哉誠恐倭奴意不在吾之籬籬而在吾之堂奧臣往歲六月廷議竊料倭奴必變曾建徙薪之策言之至于流涕使星早探臣言庶幾有備今見兔顧犬已為後時星誤國之罪即擢髮難數臣姑舉其一二星原奏一倭不留方許册使渡海今册使渡海而還矣而倭有增無減此其欺一星原報清正被殺今清正儼然領兵矣此其欺二原奏一封之後不許侵犯朝鮮今册使未還而二百已泊朝鮮梁山一道已奪矣此其欺三自古大國亦有使家人入外夷者舊歲六月星使家人張竹潛入倭營直至十二月方回傳聞金帛珍寶往來綢繆就中機關真不可曉此其欺四十二月內又造偽表一紙送科臣徐成楚成楚曰表無年月此偽表也今據遼東巡按李思孝奏報原無謝表矣此其欺五明知倭無謝使懼陛下之譴責也預先誑奏曰不必來謝以滋騷擾則昔日小西飛之來獨不騷擾乎使非皇上洞燭其奸責令來謝則咫尺之偽表取之楊方亭之袖中而具矣此其欺六倭酋方稱兵與我為仇動輒誑奏為屬國未有屬國而不遵約束者是誰欺乎此其欺七明知關

白所欲者朝鮮土地也詎秦曰責禮文閔白何愛于朝
鮮一禮文而至費十年之訓練五年釜山之坐守乎此
其欺八不惟有八欺且有五誤平壤之役倭已退而守
王京矣當時講固退不講亦退乃信沈惟敬之邪說許
七事而講隨倭術中胎禍今日此其誤一先是川浙之
戍兵不撤朝鮮庶可恃無恐奈何撤之以媚倭也今朝
鮮顛蹶之請遠水能救近火乎此其誤二方李宗城奔
印而逃倭情已露矣 皇上赫然震怒下廷臣會議議
莫非可行者星竟閣之不行急則申飭塞責而已故督
府請餉不與請兵不與名為申飭而實中制之此其誤
三倭之所少者馬耳星又以名馬五百匹奔之以次

此何爲者此其誤四言倭變者目之爲樂禍言不変者
喜之爲護已言修備者目之爲張皇偷目前者稱之爲
安靜蓋自講封以來倭日練兵日修甲蓄銳以俟釁我
日撤兵日弛備拱手以待敵此其誤五有此八欺積此
五誤 陛下又何惜此欺罔之人以重誤大事伏望
皇上英斷將石星速 賜議處亟選文武忠赤大臣一
員代管樞事急修戰守更置將吏沿海去處某爲緊要
當防沿海官員某爲廉勇可倚一一留意振刷庶內治
既固外侮自消 又一本 疏爲邪謀誤國懇乞 聖
明昭察以定 國是以保長治事即今倭奴猖獗勢將
內犯如熊咆虎鬪近在藩垣之外而徃徃汎汎悠悠苟

安目前甚至造為邪說沮誤大計黨護迎合偷取寵祿而不顧異日宗社生靈之憂如侍郎周思敬者真可痛恨也臣讀思敬之疏大槩謂朝鮮之役為勞敝中國謬哉此說無論無識亦且不忠思敬以為今日之興兵動眾為救朝鮮乎非救朝鮮也所以自救也今日之水輪陸運為煩費乎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蓋使朝鮮如琉球暹羅等國遠在海外則可不救使倭奴得朝鮮禍不在於中國則可不救又使倭奴得朝鮮或無大志亦可不救又或朝鮮如往時全盛力能抗倭亦可不救又使即不救朝鮮朝鮮能折入于倭亦可不救乃今皆不救也朝鮮與倭東接壤乃我臥榻之側非若琉球等國遠在海外倭得朝鮮以為巢穴退可以守進可以寇

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管者許倭後曾見告矣倭後預報于萬曆十九年今其揭具在言一一驗也揭言倭奴欲犯中國借路朝鮮使朝鮮早降倭則朝鮮不受兵而中國久被禍是朝鮮代我受兵當救乎不當救乎果救朝鮮乎亦自救乎倘思敬之邪說得行無論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楊鎬麻貴于危地而弃之即三四萬東征之軍士陷沒可知也事有省而實費有費而實省者思敬弃朝鮮之說彼所謂省也不知弃朝鮮則與倭為鄰處處添兵處處增餉省乎費乎費而僥倖無事也猶可言也費而不能保無事也禍不止于費也

臣不忍言也故與其守之于沿海孰若守之于海外與其處處設守孰若守之于朝鮮一處與其待朝鮮既失取而守之孰若乘其未敝併力而守之與其以我守倭孰若借力朝鮮以守倭此其費之勞逸多寡可知也且陛下不備寧夏乎不備甘肅乎年不惜數百萬守之者所以防虜也藉令倭無朝鮮以間之陛下能宴然無東顧之憂乎朝鮮為國家不侵不叛之臣為我捍禦東倭二百餘年于茲是二百年皆省也是我二百年不費之寧夏甘肅也不計太省而徒計暫費何思敬之闕于計也陛下試召思敬詰之不救朝鮮能保朝鮮不折入于倭否朝鮮折入于倭能保倭不入犯否

生還否陛下赫然以此數語詰問思敬萬一思敬能保焉非臣所及若不能保則思敬此疏為掩飾前非而設果爾非大臣忠于國謀之道晚宋人唯是議論勝禍人國家及黨碑樹而缺騎已渡河矣此最國家大患也伏望皇上思導諛之言不可聽剝床之計不可忽敕諭大小臣工同心共濟一意以防倭為務至于沿海地方撫按仍當移駐要害練兵積餉毋如尋常虛文塞責

二十八年薊遼總督邢玠奏經畧事竣恭進禦倭圖說敬塵睿覽以備緩急事倭寇朝鮮患在震隣驅之海外

固自長策然內地根本所係海道轉輸防禦所關而朝鮮之地理與倭奴之情僞尤用兵者不可不知大兵在外糧餉爲急然其餉或取足于山東天津遼東在遼東隣近朝鮮陸路可通而山東天津則必由海洋之中非倚島傍岸則飄泊難收非迂迴旋遠則險阻莫達然又念此一海道也我可以去倭可以來知其去路則可以防其來路千係最重故另差官兵分投查勘按島計程中間或港口空濶可以泊船或水面平淺可以登岸或有暗石或有龍窩令其一一畫圖貼說由是運人知避險就夷在天津則自大沽海口出洋轉而西南由山東海豐青萊以達登州自登以達旅順自旅順達朝鮮之義

州彌串等處交卸路與山東同而兵屯全慶兩道去此尚二千里則又聽之朝鮮轉運仍覓其海道自彌串抵廣梁自廣梁抵華江華在王京之西接漢江之派一入京之東南可達忠清慶尚彼時狡倭水陸並進以窺王京故凡糧餉之運路與倭奴之入路支流分派旁溪曲徑咸得無缺而防禦亦頗知肯綮矣至于倭奴與朝鮮接壤虎勢梟張吾欲據險而守出奇而勝則朝鮮之道里不可不知諸酋狡詐百出莫可端倪吾欲向隙以倒當機而應則日本之情僞不可不審故各附其圖與說庶一披覽之間知己知彼戰守有據然倭奴非水兵不克而水兵非戰船莫施其功故大艦以備衝犁飛艇以

備遠哨大小兼用勢不可缺而此番東征悉取調于閩
廣浙直然閩廣如福滄等船大而堅海洋觸之者碎中
國長技也然遠不可來惟浙直稍近故應調者惟有沙
船唬船茶船四刻二刻等船且臣初征調時曾令都司
季金統茶船二十隻由淮揚海口出洋不二十日直達
旅順故臣題令水兵悉由外洋計兩月之間可抵戰所
或可收功且夕乃將領憚于風濤之險曲稟其所司必
欲由內河一由內河則鐵頭大船率阻于閘內而又另
覓商船以來兼之帶運糧餉所至遷延遲至年餘不到
臨時與戰者不足萬眾其餘徒有虛名無裨實用臣至
今有餘恨也而今亦不必言姑存船式并述道路遠近

遲速之由以爲後日禦倭者考驗鑿戒耳夫海防備則
根本無虞海運通則軍興有賴察朝鮮之險夷審倭奴
之情形然後水陸夾攻以圖進取幸仗 天威震疊將
士用命始收完局今海不揚波者已三年防與運似不
必言矣但臣私憂過計切謂 中國防九邊之夷如日
本久稱強悍乃與積弱不振之朝鮮爲隣且蓄忿含怨
能保始終之不逞萬一稍有舉動則若海防若海運若
地里若倭情皆兵家所不可廢故查歷年故牒取舊日
之已行已試者按集成帙分爲門類恭進 聖覽并付
之梓人以俟後日籌海者考焉然臣又有說焉山東天
津尚有畱防之兵以備不測至若遼左之鎮江城爲華

夷分界旅順口爲津登咽喉倭不犯則已犯則首先被
兵况全遼處處皆虜無山川之阻隔無墻垣之障蔽城
堡空虛士馬凋疲殘虜之入已不能支又安能再分力
以禦倭乎故先年各道雖摘派防虜之兵以防倭幸倭
未及耳及則顧此失彼必無幸矣故臣謂仍宜于鎮江
城將見在遊擊一員添其兵足二千之數爲陸營再設
水兵遊擊一員旅順口有山東設防水兵遊擊一員仍
應再設陸兵遊擊一員兵各以二千爲率其船隻則有
水兵之遺與糧運之舊者此中木料頗便一脩改之亦
可足用其器械則遼陽貯有東師之留者一增置之亦
不多費聽遼東撫鎮與東協節制又寬奠願爲東改

當明白申其職掌而責成之仍於薊遼選補知倭
知虜人歷邊方老成之將在此而標下當量添水兵一
千步兵一千有倣聽統領應援而寬奠加一守備專責
戍守其旅順水兵南與登萊往來會哨北與鎮江相援
而陸兵則彼此犄角相爲聲勢倭來則專力以禦不來
則貼兵以防虜朝鮮有急此兵即可護我外藩卽今倭
亦疲于兵革未必卽來而遼左空虛每議募兵設防則
又以防虜是一舉兩得臣善後疏中亦屢言內備之當
議祇恐財力不給付之無可奈何也然防患貴未然有
備斯無患似無可惜小忘大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
酌量爲添設仍通行薊遼天津山東各撫臣逐一查議

設備至于腹裏官兵久不習戰談及于倭猶如說蔗若
驟一見敵未有不驚且走者故腹裏雖設兵丁似不
不撥羅營中分別委任使之講練前驅庶神京
堂與無海寇之虜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五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東南夷 南夷

東南夷

琉球

按琉球在中國之正南偏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彭湖諸
島與之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望之隱約若煙若霧
不知其幾千里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則
謂之落滌滌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
已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滌回者百無一琉球在外夷最
小而險者也其國有大琉球小琉球其俗去髭黥手羽

冠毛衣殺人祭神無禮節好剽掠其產闔鏤樹疏黃胡椒熊羆豺狼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颺利船七日可至其國自古不聞中朝隋海師何蠻羽騎尉朱寬訪得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人招諭不從國王初姓歡斯名渴刺堯後嗣王曰尚圓曰尚真曰尚清後分爲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 皇明洪武初三王遣使朝貢壬子行人楊載使日本歸道琉球遂招之王願內附是年秋七月遣使貢方物且請封爵 詔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各鍍金銀印時三王爭雄相攻遂 賜詔諭之并 諭山北王帕尼芝癸亥 賜山北印文綺下妃姪相寨官各有差壬申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

差入 國學 上喜禮遇獨優 賜閩人三十六姓善

操舟者令往來朝貢自是三王嗣封皆請于 朝每二年朝貢一次每船一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卽福建南臺外置番使館使至館穀遞入京 永樂甲申察度卒 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已而承察卒乏嗣弟汪應祖攝國事 詔賜應祖冠服嗣山南王 景泰元年中山王尚思達遣人朝貢未幾山南山北爲中山所并遂令三年一貢貢每百五十人察度五傳至尚圓嗣王卒子尚真嗣王 嘉靖十一年國王尚真卒 朝廷遣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以太牢祀尚真封其子尚清嗣王是時清告于侃等曰 天朝詔勅藏金匱者八葉于茲



乞畱 詔勅爲鎮國之寶許之已而遣其王親寧吉長
史蔡瀚來表謝又請云琉球言 大明一統志中載琉
球有落滌王居壁下聚髑髏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
海羸虫錄星槎勝覽所述亦傳者妄也乞下史館從之
琉球旣遣人學於 國學夷習稍變奉 正朔設官職
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以土官爲武
職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定員爲文職皆三十六
姓人及學于 國學者爲之歲元旦 聖節長至君臣
冠服拜龍亭祝慶 隆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琉球國
中山王世子尚寧差來正議大夫鄭禮等十一員名進
貢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福建巡撫許孚遠奏二十二
年十二月內據琉球國使于灞通事葉榮吾呈本年八
月二十九日 中國二人身服髦衣鬣頭跣足稱說使
臣指揮史世用承差鄭士元奉差日本偵探遇風沉船
倖免死脫至琉球查無文憑可據視其人品議論疑似
官體隨發舟差灞等四十三人伴送福省上載碗黃八
十觔馬二匹以備明年正貢之用思得琉球雖僻居海
島世奉 天朝正朔每年脩貢稱藩恪守侯度比因天
灾流行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國之所用又爲關白擾害
十九年差人要金進貢二十年世子着僧天龍等到日
本送關白二百蕉布等物關白要討琉球北山屯兵此
僧不敢違命遂賞銀四百塊每塊重四兩三錢及同倭

使至琉球見世子不允此僧遂自吊死倭使回報關白
乃曰既不肯與北山何故受我銀兩每年加利要銀四
千兩世子不得已陪還二十一年又差僧建蓋等到日
本行禮關白將僧畱住卽差倭使新納伊到琉球要萬
人三年糧食載至朝鮮世子以民困國小錢糧無處二
十二年二月差僧回復關白以賀子爲由觀其動靜至
今一月未回不知音信今中山王世子惟脩貢于中
朝耻稱臣于關白年三十歲不敢稱王以世子當國位
號夫隆懇乞奏請加封向荷 皇恩之廣大益堅效順
之微忱又據兵部原差指揮史世用呈稱琉球一國效
順二百餘載累貢不絕必待 冊封方敢稱王屢歲爲

關白擾害蓋因地勢聯屬倚山無波濤之險由薩摩開
船四日可到琉球北山延袤三百餘里日本琉球之界
又三日可到隨路有山早行夜宿關白見其路順欺其
國弱所以聲言發船來伐要彼北山屯兵若果據北山
則琉球必爲所得而閩廣爲其出沒之地盤據騷擾將
無寧歲今中山王世子尚寧年十歲容貌奇偉頗有力
量不肯臣事關白一意向化 天朝其年長爲世子不
敢封者因舊時封王官二員隨從五百餘人在彼半年
食費供給最爲浩繁又連年爲關白所擾國貧民困故
力不能請懇乞 酌處奏 請加封國王 頒賜冠服
愈篤忠貞之念差去員役不必另造海船動費官銀九

千止覓慣過海者數人以商船渡送或與進 貢夷使
帶回豈不便益臣看得琉球遠薄海外自古不通于
中國維我 祖宗威德廣被 朝貢始通請封則自宣
德間其定正使給事中副使行人起于正統間臣嘗讀
先臣刑部尚書鄭曉吾學編有云海島之夷勤我 封
使往來於禮殊爲不合書云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
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 命
于京師王人致 命于海上兩得之矣臣又考嘉靖間
給事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
以甲午夏四月 萬曆初年給事蕭崇業行人謝杰之
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或二年
或三年其難如此而巨艦造作非經年累月則不能及
垂成而定艤猶有如丁丑壞裂復興之事所以難也夫
以海外遠夷特煩 朝使近侍諸臣奉 命而往長驅
萬里危險之地而况未造船鬣役煩事擾且一使至閩
中更增有司二三年之累及其到彼也以 帝臣而臨
島服恤前王而臨後王禮遇隆渥彼固頂戴無地于是
日有廩餼之供旬有問安之禮月有筵宴之設隨從四
五百人淹留三四五月糧食犒賞猶且不貲則琉球之
情亦爲甚苦此世子尚寧所以旣壯而不敢請封而使
者于灞等之所以陳乞也在 朝廷遣使之難旣如此
在琉球請封之難又如彼然則先臣鄭曉所謂領封之

說不于今日可議而行之乎况琉球方受日本之侵侮
正切歸戴于 聖朝不為及時封以王號恐無以堅其
效順之志而資捍禦之力乞發 詔書一道 諭令中
山王世子尚寧即具本來奏 朝廷止遣使臣一員齎
勅至福建省城聽其差官面領或遣慣習海濤武職
一員同彼差官前往致 命庶中國無出使之擾而
朝命已達于遐方夷邦省貢費之煩而封典得承于
上國且使諸臣免規避之情有司免採辦之累其為利
益非淺鮮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
謬乞即 詔諭琉球世子尚寧亟來 請封遣使如議
則 朝廷體統益尊而夷邦受 賜無量矣 上下其

音于禮部 二十八年二月禮部題琉球進貢謝恩請
封王爵 上曰琉球世子尚寧請封具見恭順但該國
有通國印結及世子特具表文方見敬慎 天朝行與
他知其差官一節陪臣既來敦請着選慣海蕪勇武臣
一員同他使臣前往行禮不必採木造船以滋煩擾亦
不許多帶人役騷擾彼國有失 朝廷德意 二十九
年九月禮部題奉 旨尚寧准襲封琉球國中山王遣
官既來懇請着照舊差文官去
三嶼以後 皇明無述存之以備參考

三嶼

三嶼國近琉球世祖至元三十年欲選人招誘之平章政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五

事伯顏等言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乞不遣使竟從之
新羅

遼太祖九年十月新羅遣使貢方物 天贊四年十一月

新羅國來貢

靺鞨

遼太祖天顯元年二月渤海既平靺鞨來貢

太宗會同元年八月靺鞨來貢

濊貊

遼太祖天顯元年二月渤海既平濊貊來貢

渤海

遼太祖嘗親征渤海大誣謨拔其扶餘府誅其守將遂圍

忽汗城誣謨素服蒙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太

祖優禮釋之越數日誣謨復叛攻破其城駕幸城中誣

請罪馬前詔以兵衛誣謨及族屬以出改渤海國為東

丹忽汗城為天福冊皇太子倍為人皇王以居之衛送

大誣謨于皇都西城賜誣謨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

改扶餘府為黃龍府世為遼重鎮

曷蘇館

曷蘇館不知其所始遼聖宗開泰元年其王曷里喜來朝

後屢遣使來貢至天祚時馬哥餘睹等攻曷蘇館敗績

始與遼絕金時曷蘇館其所屬部也

鐵驪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五

三十五

鐵驪亦不知其所始遼太祖天顯元年鐵驪來貢至興宗
重熙時始授之官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自太祖至道宗
無歲不貢至天祚之乾統而貢始絕云

蒲盧毛朵

蒲盧毛朵亦不詳其所始遼聖宗太平七年蒲盧毛朵部
始遣使來貢其後人戶亦往往來附以方物貢者歲相
踵

蒲里奴

蒲里奴遼以前不可考聖宗統和時始來貢開泰十七年
伐蒲里奴執其酋陶得里以獻始與遼絕

兀惹

兀惹疑與蒲盧毛朵隣部也故蒲盧毛朵部多有兀惹民
戶聖宗統和時兀惹來貢歲貢鷹馬貂皮後以其地遠
詔生辰正旦外並免

南夷

南蠻總叙

南蠻有二自武陵而西歷佷山連朱接荆夔裔境為南郡
巴巫諸蠻出廩君自武陵而南歷酉陽沅靖奄及榔桂
為武陵五谿諸蠻出槃瓠其人雜篁笮林麓以居椎髻
跣足衣斑被瓊語言侏儻記歲月率以甲子要約以木
鐵為契種黍麥粟豆山芋為糧伐竹木易穀獵山獸以
續食兒始生稱鐵如其身之重漬毒水中長鍛之為刃

仰刃牛項下以肩負卽殊者爲良兒初行時燒鐵石烙足成重繭長能履荆棘刀刃不畏俗喜讎殺猜忍輕死又能忍饑行闔出入左腰長刀右負偏架弩手長鎗或持弩銜刀其口中不刀卽弩弩不輕試能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徃徃命中又或傳毒藥于鏃伏其弩伺不備中人輒斃臨敵有甲冑長牌上下山阪若飛畏鬼喜淫祀樂有盧沙鏡鈸愁笛壺笙衆音咬哇擊竹筒爲節跳躍呼噪相之以財力相君長父子別業父貧以身質于子亡忌怒則無論父子兄弟必加兵得牛酒乃釋鑄銅爲鼓有急則鳴之以聚衆稱有鼓者爲都老鼓始成懸庭中置酒召諸酋高會競以金銀釵扣鼓扣畢遺主人而去諸部落皆然乃其心貪而多疑有動靜必卜竹柴枯惟恐失利編氓或狡黠者陰結諸蠻每爲鄉道分擄獲或詞伺機宜泄之故數數侵軼亡常大都王化脩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其性如此雖暴鮮遠志故歷代征伐戍守撫援之畧皆觀其勢圖之不務窮討

廩君種

故巴氏子與樊譚相鄭爲五姓俱出武洛鍾離山石穴未有君長約擲劍中穴者奉爲君惟巴務相中之立爲廩君四姓臣焉秦惠王并巴中以巴爲蠻夷君長爵比不更世尚秦女有罪得以爵免其君長歲出賦錢民戶出幪巾鷄羽其地在南郡之西北接徭山夷道南連武陵

西介巫夔後漸滋蔓越跨江北故稱南郡巴巫蠻漢興以隸南郡至章帝建初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叛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不下乃督巴郡魚復數道兵攻之斬其渠帥聖等乞降悉徙置江夏昭烈遣將軍吳班攻破吳將李異兵於巫秭歸諸蠻響應乃分置宜都天門建平巴東江北諸郡蠻各就險阻居之劉宋於荊州置南蠻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諸蠻附者令戶輸穀數斛餘雜調孝武帝為雍州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人戶多流散及即位大明中西陽蠻皆叛沈慶之率江雍荊河州諸軍討破之後魏孝文延興中桓玄誅子誕亡入太陽蠻推為主因築城號施王

林河水以北強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附孝文嘉之其後太和中襄陽蠻酋田益宗雷婆思等率眾千餘內徙求居太和川詔給廩食使開南陽全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為寇害武帝景明間東荊州蠻樊安等反遣鎮南將軍李崇討平之永平初東荊州表誕子太守桓叙興招慰太陽蠻田育立等二萬八千戶以歸詔置郡四縣十八梁武帝遣兵沿沔破掠諸蠻後魏遣蠻師桓叙率夏二萬餘人討擊之斬令孫等俘虜二千餘人其後因大鎮秦隴所在反叛荆郢蠻大擾斷三鴟路至於襄城汝水多被抄掠有冉氏田氏向氏大者萬家少者千戶僭稱王侯屯據三峽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西魏



文帝大統十一年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荆河州伯遣王雄討之後周明帝時蠻師冉令賢向五子等反攻陷白帝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之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騰乃聚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築京觀後蠻蛋過者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自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至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峽中要險築城置坊以爲襟帶焉唐時號彭水蠻寇服不常宋真宗咸平五年施蠻數擾召問巡檢使侯廷賞對曰蠻無他求惟欲鹽爾因詔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與之鹽諸蠻感悅相約不爲寇且曰天子濟我以食

願輸與兵食於是與溪州蠻皆願歲輸粟易鹽博運使丁謂上言款蠻入粟實沿邊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自古安邊未有若此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先是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禦之羣蠻因熟漢路寇掠而歸謂因召與盟令還漢口四百餘有生蠻遺約謂遣高州義軍務頭角田承進率衆及發州兵擒獲之蠻皆震懼伏罪謂置尖砦施州界以控扼之景德二年施州叛蠻潭仲通等來歸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請令施州暗利砦援之詔以蠻夷自相攻不許黔州言磨嗟洛浦蠻首領二千人歸順三年夔蠻千五百人乞朝貢慮其

勞費止之乾興初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暗利砦縱火
去夔州發兵擊之明年彥晏款邊上警狀仍加爵知州
如故仁宗天聖二年詔安遠等州道遠聽以方物畱施
州嘉祐三年詔以施州蠻何永勝所領州爲安定州熙
寧六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米者估實直如七年不贖
則變易之先是蠻因饑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
不能禁至是始著爲令其後熊本經制涪井事宜蠻酋
田瓊等內附施黔北近蠻子弟精悍善用木弩藥箭戰
鬪捷朝廷嘗團結爲忠義勝軍及瀘州涪井石泉蠻
叛皆獲其用元初置沿邊溪峒招討司及于西高州置
大奴管勾等峒長官司尋以順川西界仍置細沙砦更

忠路金峒俱隸施州尋以施州隸夔州路峒主單順入
貢進散毛爲府至正初施南叛詔都元帥紐璘諭降之
更爲施南道宣慰司廢富州爲散毛峒以大狂地大翁
迦峒令師壁安撫司領之更置龍潭長官司尋又更散
毛普厓爲宣撫司給符印置官屬以順州爲忠建軍置
湖南鎮邊宣慰使司置石溪峒長官司于故西高州又
改高羅寨爲宣撫司其後施州峒蠻叛四川行省招降
之進州爲施南招討司都元帥府無何明玉珍起蜀盡
據其地 皇明討平之分設宣慰安撫及各長官司焉

苗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

有之與民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至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悞忤猜禍絕禮讓而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耻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際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讎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卽抗到不悔諺云苗家讎九世休言其不可遷解也其人魁結跼躄陟崑穴躡荆棘捷如麋躡斑衣左袒或無衿袷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雉尾于顛負前袍弩過便輒擄掠稀矣箐中不可脫捕未

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肥銅鈴采珠結纓絡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潛淫不禁仲春刻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蘆笙以和歌淫詞譁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爲聘貲羸縮貧而通者通歲索之卽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以蕎灰和秫粥釀爲臭藩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醅蛆蚋叢噉以爲珍且矜富羨者則曰蓄醅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槌銅鼓鬪牛於埜割其負者祭而食之大儻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卽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

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其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決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僂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于親戚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注稱人曰反自稱亦曰反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

知正朔以鼠馬記子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豐以斷凶吉或折茅爲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昏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爲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熠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爲祟以其日作蠱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曼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厓鑿竅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輓犁以錢罇發土糞而不耘男女躡坐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

舞浩唱謂之闢尸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猶
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饗諛以
元日爲把忌閉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烏
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
姜苗嗜殺尤甚得讎人卽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
葬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爲賣翁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
老則拽而鬻之在葛彰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
掩及骭在牂牁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
馬日爲市夜卧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
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
忍使其親之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里苗又爲天苗緝木
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卽構竹樓埜外處之以號淫
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畧
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
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情慢土無疆果蠃蠱蟻食
物常足故皆啻窳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王禮
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雖得其人亦不可使
則亦夷之而已

安南

按安南國古交趾也在中國之西南秦并天下置桂林南
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
一唐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隸焉宋

封丁部爲交趾郡王傳子璉三世爲黎桓所奪隨又爲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陳日熒爲吳昌塔遂有其國 元憲宗三年遣使良合台攻之日裴竄海島 八年日熒傳國于長子光昺 世祖中統二年從光昺請封爲安南王 至元四年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置達魯花赤統治之 十三年表免六事 十四年光昺卒子日烜立 二十二年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宗興兵伐之 二十五年日烜遣使謝罪明年貢方物日烜卒子日燁遣使來貢徵入朝不至 武宗至大四年世子陳日煚遣使來朝 泰定元年世

日煚遣使來貢 文宗天曆二年世子陳日焯遣使來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 皇明削平盜驅逐胡元 洪武元年登極 詔諭薄海內外日煇大懼又聞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帥師逾嶺降何真定廣東西日煇欲納款又以梁王尚在雲南持兩端二年始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請封遣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日煇爲安南國王 賜駝紐塗金銀印以寧等至安南界日煇已卒其弟日煇嗣立遣阮汝亮迎請 誥印以寧等不從日煇遣杜舜欽等請 命于朝以寧駐安南候命 詔封日煇爲王是年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

卷之五十五

四

五

張福 詔諭安南占城國王各罷兵息民皆聽命 三

年日焮卒封其子曰鑑嗣王 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

却不受 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焮嗣王

叔明者焮兄也專國政 十二年焮遣使來貢 上惡

其彊悍數侵占城 詔諭叔明 二十年焮遣使貢賀

聖壽 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廢其主焮幽大陽坊尋弒

焮立叔明子曰焮主國事 二十二年又弒日焮假焮

名遣人來貢 二十六年遣禮部尚書任亨太監察御

史嚴震直 諭令出兵討龍州趙宗壽 二十七年遣

人朝貢却不受 二十九年遣行人陳誠呂讓 諭令

還思明伍縣不聽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焮而黎氏篡立

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 永樂初季犛上表竄

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奩為陳氏甥

求權署國事 朝廷從其請逾年陳王孫添平走至京

言季犛弒篡季犛詐上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 上遣

行人聶聰送添平歸國 勅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

兵禦之季犛伏兵芹站殺添平及我使人 上怒 永

樂四年七月辛卯以成國公能為征夷將軍總兵官西

平侯晟新城侯輔左右副將軍豐城侯彬雲陽伯旭左

右叅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友統神

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

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江浩方政驃騎將

軍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五十五

四百六十七京

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
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
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
尚書劉儁叅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
日 上幸龍江禱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
必釋母養亂母玩寇母毀廬墓母害稼穡母恣取貨財
母掠人妻女母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母冒險肆行
母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卽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
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其往勉之時晟鎮雲南先
遣彬以征夷副將軍印制授晟十月輔兵度坡壘關傳
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雞陵關晟兵至白鶴江賊拒守

富良江能卒以輔爲征夷將軍代能十二月 敕行人
朱勸 諭黎賊晟兵奪宜江進次沱江輔兵渡沱江合
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西都賊走入海輔駐兵
交州晟追賊至木朮江 五年正月輔晟合兵破籌江
柵賊走閩海口敗之富良江五月賊走乂安都督僉事
柳升率舟師追賊敗之得賊船三百賊遁且入海輔晟
乘勝追之升引兵出奇羅海口賊敗卒王柴胡等七人
擒季鞏李保等十人擒其子澄安南人武如卿等擒僞大
虞皇帝蒼僞太子芮僞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胤等 詔
求陳氏後復立爲安南國王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
乃郡縣其地立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

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
 化宣化大原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
 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鷄陵關為鎮
 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
 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
 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 勅黃尚書兼
 掌布按二司事 勅輔晟偽交趾應有懷才抱德山林
 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
 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
 容貌魁偉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藥醫方技之
 人悉心訪求禮送京師權用九月輔遣升露布獻俘季

登蒼及偽將相下獄赦澄苜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
 等指揮使僉事千戶是冬贈故安南國王陳氏子孫七
 人官 六年七月進封輔為英國公晟黔國公封升安
 遠伯八月文人簡定鄧悉反以晟為征夷將軍帥師討
 之偽仍參贊十二月與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偽都
 督呂毅交趾參政劉昱皆沒 七年二月 勅輔總兵
 討賊言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
 婦老嫗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
 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五月簡定稱上皇立
 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慶光八月輔敗賊于鹹子關
 九月又敗之太平海口十月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

聽進兵至清化十一月輔獲簡定及其偽將相 八年
正月召輔還令晟節制諸軍簡定檻至京伏誅十二月
季擴乃上表請降遣方通政 諭季擴以爲交趾右布
政又以其黨陳原樽爲叅政胡具澄景異鄧鎔都指揮
潘季祐按察副使是月季擴景異復反九年正月以輔
爲征虜副將軍總兵會征夷將軍晟率師討之二月詔
赦交趾七月輔晟敗賊于月常江十一月輔率舟師破
賊于海上 十年八月又破賊于神投海口十月又破
賊西心江 十一年十二月輔晟會兵敗賊于愛子江
擒季擴 十二年八月檻至京伏誅 十三年四月以
輔爲征夷將軍總兵鎮交趾 十四年十一月召輔還

豐城侯彬代輔 十六年正月清化土官巡檢黎利反
侯彬遣都督朱廣往勦之利初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已
而來降令爲土巡檢輔還遂反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
相國段莽都督聚賊衆范晏等肆出劫掠廣兵至斬首
六百擒晏利遁去彬請就交趾戮晏等以徇七月交趾
右布政使莫勛及交州知府杜希望令縣丞黎獻率家
人五百力役北京 十七年巡按御史黃宗載言交趾
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
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旣之太
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
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

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其廉汙
能否上狀黜陟從之 十八年五月 勅侯彬叛寇黎
利潘僚車三農文歷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民
何時得安宜盡心畫方畧早滅此賊交趾叅政侯保馮
貴討賊戰死 十九年五月彬請屯田九月彬言利奔
老撾我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耆郎阻我兵勿入
境云即發兵象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 上曰
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出京詰之是冬赦利以
為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 諭利 二十二年 仁宗
即位召福還以洽為兵部尚書代福是冬交趾叅將保
定侯瑛榮昌伯智言壽未至利復反改大理寺卿湯時

習為按察使以代謙為布政使內官馬騏自交趾召還
未幾矯旨下內閣書 勅復往交趾間辦金銀珠香內
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趾茶
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
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洪熙元年二月以智為征夷副
將軍總兵討利六月 宣宗即位七月 命行在兵部
侍郎戴綸副洽贊理智軍務八月賊阮可郎等伏誅十
一月 勅智及安平伯安都督方政及三司賊利包藏
禍心已非一日始若易取誤信人言惟事招撫迄今八
年終不聽命忠臣罹害良民被毒其誰之過智等其急
進兵務協和成功來春不捷論罪是月 上欲棄交趾

問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皆曰不可棄問內閣士奇榮
皆頓首稱善 宣德元年二月智起兵討利進至茶籠
州敗績四月以成山侯通爲征夷將軍總兵都督馬瑛
叅將討賊尚書洽仍贊叅軍務安平伯安掌交趾都司
削智政官爵五月赦交趾十一月通擊賊敗績十二月
賊攻清化州不利引去以安遠侯升爲征虜副將軍總
兵保定伯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右叅將由廣西黔國
公晟爲征南將軍總兵興安伯亨左副總兵新寧伯忠
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賊兵部尚書李慶叅贊
軍務工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勅通守城練兵候升等至進兵 二年正月、上念久

用兵勞費又問大臣士奇榮力贊上止兵棄交趾便利
攻交趾城通等出戰敗之斬僞司徒司空太尉少尉太
監黎笏等四月利陷昌江通歛兵不出賊書與通請和
通遂許清化諸州地與賊遣指揮闕忠與利所遣人上
表貢方物七月賊破隘雷關圍丘温鎮遠侯興祖擁兵
南寧不肯援城陷逮興祖九月升等師至隘雷關利遣
人詣軍門上書言窮迫乞罷兵立陳氏後升易賊賊伏
四起升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聚兵亦敗諸
將兵皆阻賊不得進十月通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
退師且宴利遺利金織文綺利亦以重寶謝通是月忠
及利所遣人至京表以陳嵩爲名實出利 上覽表示

羣臣曰賊表乞復立陳氏後從之便抑不從便羣臣以
內閣主議故皆曰從之便 上曰然十一月以行在禮
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
卿徐永達副使 詔諭安南言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暲
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暲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
對朕卽遣使授封朝貢如 洪武故事又 勅通等卽
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携家來
歸 三年正月通馳奉僞王陳暲遣黎少穎表貢代身
金銀人謝罪并送我叛人都督都指揮蔡福等還京乞
班師臣兵寡援絕人情警懼賊控扼水陸陷奪城池臣
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

率將士還至南寧侯 命 上覽奏 勅通虧損臣節
遺笑蠻方如國體何三月少穎至京表稱安南國先陳
王臣暲三世嫡孫臣暲及頭目臣黎利云四月通至京
羣臣劾通及瑛智安政布政使弋謙內官山壽馬騏等
下廷鞫言通等失律喪師棄地壽曲獲叛賊騏激變藩
方論死繫獄 詔籍其家瑛等坐罪有差與祖亦下獄
五月琦汝敬等還利遣人表謝言暲會病卒族人並絕
國中推利守國侯 命汝敬永遠復奉 詔諭利及耆
老訪陳後聞羣臣又劾晟亨忠奉命與升犄角進兵顧
逗遛逾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
及聞升陷沒又不進援通等輒狼狽引退爲賊所乘殺

傷吏士委棄鎧杖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亟正邦刑
上曲赦晟令臺中函劾章示晟亨忠侯還京論罪贈交
趾死節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騏周安千戶蔡
顥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等官武
官世職文官復其家誅叛臣蔡福等籍其家 四年二
月汝敬等還利遣人貢方物三月遣琦永達行人張聰
勅諭利是月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釵器方物并上
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
爲藩臣奉職貢 六年五月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
六月遣行在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 詔利權署安
南國事 七年二月敞等還利遣人貢謝 八年八月

利遣人入貢 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言利死長子
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相構讎殺夷民驚懼諒
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庭率衆避難來歸願居
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 勅雲利本起微賤因
奏立暲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 詔罷兵徐議立暲利
遽奏暲死暲之死利所爲也 朝廷卽欲問罪不忍毒
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
守備勿忽世寧公庭可善撫之四月琦等還言利死利
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五月遣行人郭濟朱弼祭
利十月麟令人上表請 命遣敞及行人侯璉 諭麟
仍權署安南國事十二月欽州貼浪如昔人叛降麟

正統中麟卒子濬嗣 天順中濬被篡弟灝嗣 弘治
中灝卒長子暉先卒子誼嗣 正德初誼被篡國人請
以灝庶子調嗣乃遣使 詔諭交酋亦數遣使朝貢然
時時南侵占城上聞 諭禁之輒陽聽命侵盜如故已
而中國人多潛入交南至有受偽御史者教之窺伺雲
南太監錢能貪殘令京衛指揮郭景矯奉 勅旨往來
交南猾夷奸闌出入莫敢誰何遂誘我逋逃覘我虛實
鎮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
撫臣屢請增置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奪欽州
里社我亦不能禁是時調弱懦無爲境內盜起羣下專
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 正德十年調遣阮仲遠朝貢

是年陳曷作亂殺調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養
昭等共推調從子諱嗣而討殺陳曷 嘉靖改元遣使
詔諭暹暹且死七年矣諱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曷父
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灝妻逼諱
走海濱使命不能達而還當是時登庸遂與陳氏分據
交地杜溫閩鄭緩不肯從登庸已而諱死登庸又曰灝
有子慮諱弟也矯立慮相拒交人曰灝死久矣慮本登
庸子諱同母弟也嘉靖初田州岑猛叛兩廣總督姚鏌
計鳩殺之謂岑氏可遂滅疏請設流官治田州而盧蘇
王受諸孽輒通交南流言搖惑滇嶺間人鏌被論落職
桂萼初嚮用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遂起

新建伯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諸省軍務新建伯至嶺南始知流官不可設請復官猛子邦相爲田州判官盧蘇亦與土巡檢羈縻之尋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萼之力萼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萼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新建伯若專爲思田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萼遂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卹典云 嘉靖十五年 哀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六討之下廷議諸大臣不可 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已而又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

使安南時 車駕巡承天縮治行有日又復止兩廣守臣言安南莫氏篡逆國內大亂時出侵掠遂 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至廣東議方畧進兵討莫氏會莫氏請命嶺南知府廉州張岳梧州翁萬達廣州鄒守愚及巡撫諸臣亦不欲用兵騷動數省條議上伯溫請赦莫氏以爲安南都統使會登庸死子方瀛亦先故伯溫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 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進秩賞賚有差未幾福海復爲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上 朝廷置不問至其子宏漢復逐黎氏有其國傳子茂滄 萬曆辛巳奏襲職交趾東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皆要害也由臨安

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
不知禮義獷悍喜鬪不耕種椎髻剪髮好浴善水平
居不冠倜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
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珠諸香蘇合油胡
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蝥蛇蟻子
監波羅密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桂銅
鼓 二十五年十月兵部覆前總督陳大科奏狡夷叩
關請罪等事奉 旨黎惟潭旣納舊疆又係知罪請
命不失遠夷恭順之義朕念安南雖係夷邦人民不可
無統黎惟潭准授安南都統使仍寫 勅諭并鑄印與
他俾轄一方永遵王化餘俱依擬

建設始末

宋封高瓊爲交趾郡王遼金無考元時城邑可紀者錄于
後

大羅城路漢交趾郡唐置安南都護府宋時郡人李公
蘊立國於此及陳立以其屬地置龍興天長長安府
龍興府本多岡鄉陳氏有國置龍興府
天長府本多黑鄉陳氏祖父所生之地建行宮於此歲
一至亦不忘本故改曰天長
長安府本華閭洞丁部領之地五代末部領立國於此
歸化江路地接雲南
宣化江路地接特磨道

沱江路地接金齒

諒州江路地接左右兩江

北江路在羅城東岸瀘江水分入北江江有橋

如月江路

南冊江路

大黃江路

烘路

快路

國威州在羅城南以下州多接雲南廣西界雖名州其實洞也

古州在江北

仙州古龍編

富良

定邊

文周

思浪

通農

梁界

光州

道黃

武寧

立温

歷縣

司農

萬涯

七源

太原

羅順

平源

渭龍

悅縣

烏延

古勇

此以下縣接雲南廣西界雖名其實洞也

蘭橋

萬載

紙縣

供縣

窟縣

上坡

門縣

清化府路漢九真隋唐為交州其屬邑更詳曰江曰場曰甲曰社

梁江

波龍江

古農江

宋舍江

茶江

安暹江

分場古文

古藤甲

支明甲

古弘甲

古戰甲

緣甲

又安府路漢日南隋唐為驩州

倍江

西江

偈江

尚路社

唐舍社

張舍社

演州路本日南屬縣曰扶演安仁唐改演州

孝江

多壁場

巨賴社

他袁社

本政府路本日南即象林縣東濱海西際南接扶南北連九德東漢末區連殺象林令自立國稱林邑唐時有環王者徙國于占曰占城今布政乃林邑故地自安南大羅城至燕京約一百一十五驛計七千七百餘里

皇明初設安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與按察司及都指揮使司治交州府宣德二年以後改安撫司等官俱聽都統使自行黜陟每過朝貢之年總數奉聞

交州府領

慈廣福安威蠻利仁三帶五州東開慈廉名室芙蓉清潭清威應平平陸利仁安朗安樂

扶寧立石一十三縣

北江府領

嘉林武寧北江三州嘉林超類細江善才東岸慈山善普七縣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年九

四石六十七

諒江府領

諒江上洪二州清遠那岸平河鳳山

諒山府領

陸那安寧保祿古隴唐安多錦十縣
上文下文七源萬涯廣源上思下思

新安府領

東潮靖安南策下洪四州至靈陝山古費安
老水棠支封新安和同利萬寧雲屯西岐清

馮一十
三縣

建昌府領

快州一州建昌布縣真
利東結芙蓉永涸六縣

鎮蠻府領

廷河太平古
蘭多翼四縣

奉化府領

美祿西真膠
水順為四縣

建平府領

長安一州懿安大寧安
本望瀛安寧黎平六縣

三江府領

北江宣江沱江三州麻溪
夏華清波西蘭古農五縣

宣化府領

曠縣當道文安平原底江
收物大蠻楊縣乙縣九縣

太原府領

富良司農武禮洞喜永通宣化弄
石大慈安定感化太原十二縣

清化府領

九真愛州清化葵州四州安定永樂
江東山古雷農貢宋江俄樂新江安樂十一

縣

又安府領

驩州南靖茶籠王麻四州衙儀友羅丕祿上
油偈江真福古社上黃東岸石精奇羅盤石

河華一
十三縣

新平府領

政平南靈二州衙
儀福康左平三縣

順化府領

順化一州利調石蘭巴開安仁茶偈利
蓬乍今思蓉蒲苔蒲浪十榮一十一縣

升華府領

升華思義二州黎江都和安備萬安具熙
禮梯持羊白鳥義純鷺孟溪錦一十一縣

廣威州領

麻籠美
良二縣

宣化州領

赤上車來
瑰三縣

嘉興州領

龍縣蒙縣
四忙三縣

歸化州領

安立文盤文
振水尾四縣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五

四の十の原

廣州領瓊林茶清芙蓉三縣

安南偽制亦以交州為東都僭設五府五部六寺御史臺通政司五十六衛四城兵馬等衙門附郭府一曰奉天縣二曰廣德承昌其西都今為清華承政古齋本登庸故鄉無城郭以鐵力木作排柵三層為外衛登庸所自居也外分道十三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 嘉靖二十年莫登庸歸附後令海陽等十三路各設宣撫司通隸廣西藩省三歲一貢

安邦承政司即交州地領府一曰海東

海陽承政司即新安地領府一曰海陽

山南承政司即新江建昌奉化鎮蠻建平地領府十一曰上洪下洪天長廣東應天荆門新興長

安海仁平昌義興

京北承政司即北江諒江地領府四曰北河慈山諒江順安

山西承政司即交州三嘉興歸化領府六曰歸化三帶端雄安西臨洮沱江

諒山承政司即諒山地領府一曰諒山

太原承政司即太原地領府三曰太原富平通化

明光承政司即宣化地領府一曰宣光

興化承政司即廣威州地領府三曰興化廣威天關

清華承政司即清化地領府四曰紹天鎮寧蔡州河中

又安承政司即又安演州地領府八曰又安肇平思又奇華德先演州北平清都

順化承政司即順化秋華領府三曰順化英都昇華

廣南承政司即又安領府三曰廣南茶麟五麻

入交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 皇明始開廣西道亦分爲三從憑祥州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府又一日至温州之北險徑半日至鬼門關又一日經温州之南新麗村經二十江一日至保祿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鬼陵州過辨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季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

險惡又一日至鳳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文蘭平茄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經右隴縣北山徑鬼門關平四十里渡昌江上源經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

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經蓮花灘入交州之石隴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卽富良江上流其北爲宣化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卽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江府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若廣東海道自蘆洲烏雷山

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遼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漁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棠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荆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

多漁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遡洪江至
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漁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
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
之大畧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荆門南策上洪下洪順安
快府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洪穿達迤邐數百里大艦
不能入故交人多平底淺舟以便入港云

南詔卽雲南大理等處

按南詔自蒙氏細奴羅至舜化貞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
而爲鄭買嗣買嗣本唐鄭四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官唐
昭宗光化五年買嗣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
買嗣死子旻立旻死子隆立爲東川節度使楊于貞

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趙氏趙氏名善政
爲清平楊于貞旣殺滅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立僅十
月于貞又奪之而爲楊氏改國號曰大義寧通漢節度
使段思平興師問罪于貞不能禦走死楊氏立僅二年
而段氏興焉段氏之先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
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于貞
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借兵東方黑爨三十七部皆
助之旣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時後晉天
福二年也思平死子思英立未幾死國人立其叔思良
思良死傳于素順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
旣平蜀欲乘兵威取滇以圖進于上太祖鑒唐之禍基

于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
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睨臨爨燹以長世在位十
七年死傳子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死傳素廉廉
以宋真宗祥符二年立死傳素隆隆以宋天禧二年立
避位爲僧死傳素貞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死傳素
興興以宋慶曆元年立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廉以
宋慶曆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
狄青募死士往求之會智高死于大理函其首至京師
段氏至是始聞于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死傳子連義
義以宋熙寧八年立爲其臣楊義貞所弑義貞篡位自
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果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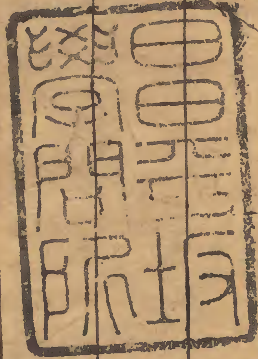
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立二年傳于正明明以宋
元豐五年立避位爲僧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
太爲主以宋哲宗元符二年立改國號曰大中臨終屬
其子太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
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
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
相之人稱爲高國主正淳復國以高太明爲相太連爲
柵主遣太連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避位
爲僧死傳子正嚴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避
位爲僧死傳子正興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避位
爲僧死傳子智興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死傳子智

連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死傳弟智祥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死傳子祥興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甲辰元兵攻之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傳子興智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壬子忽必然將兵擊之分爲三道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興智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虜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嗟管領八方興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子是有十一總管

出焉一代總管曰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參政又攻石城及仁德府有功錫虎符二代總管段忠至元中有功授金齒宣慰掌軍民萬戶府三代總管段慶元封爲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參政四代總管段正五代段隆六代段俊七代段義八代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不從乃賂蓬庖人刺之至至正十二年九代總管段功繼立明玉珍自楚入蜀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

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
灘江殺獲千計又大敗之於回磴關梁王德功之助乃
奏授雲南平章妻以女阿禩王雖陽德之心實忌之乃
密召阿禩付以孔雀膽一具令乘便毒之主潛然不受
命因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
具示之三諫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
逸因令番將格殺之子十代總管買嗣立

皇明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貞自會川入京奉表歸
款至十一代總管段明而悉屬我版章因改大理路爲
大理府定賦法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于中州列郡
詳見輿地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五終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containing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Faint vertical text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